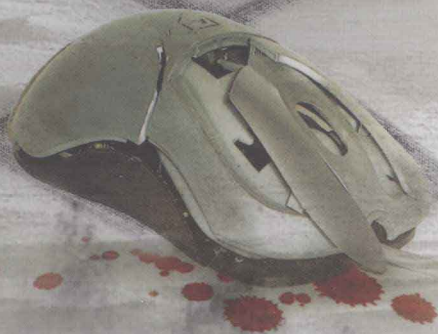



★★★  
独家出版  
午夜拍案惊奇

# 禁忌游戏

JinJi  
YouXi

花想容 著  
夜惶惶，心惶惶  
风靡网络世界的惊悚夜话



 珠海出版社



午夜拍案惊奇

花想容◎著

# 禁忌游戏

 珠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禁忌游戏/花想容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 
2010. 5  
(午夜拍案惊奇·第1辑)  
ISBN 978-7-5453-0358-2

I. ①禁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0057号

## 午夜拍案惊奇·禁忌游戏

花想容 著

---

策 划: 光 南  
责任编辑: 帅 云

---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[www.zhchs.net](http://www.zhchs.net)

E-mail: [zhchs@zhchs.net](mailto:zhchs@zhchs.net)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22.75 字数: 4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58-2
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# 001/ 鬼魅雪衣

转身的时候，她没有被洪阳的目光束缚住。这世界还有更好的男人。

## 081/ 禁忌游戏

游戏规则之一，不允许有人最后落单；规则之二，组成对的男女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在烟花堂举行集体婚礼！

## 129/ 恶魔的盒子

爱情是什么？爱情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病毒，轻则让人感冒发烧，重则致命！

目



录

# 鬼魅雪衣

转身的时候，她没有被洪阳的目光束缚住。  
这世界还有更好的男人。



【1】

林桦注意那件白色的羊绒大衣已经有半个月之久了。

自从半月之前来这家名为“绿水”的洗衣店做前台接待员，这件衣服就已经挂在取货架上了。雪白的羊绒质地，简约流畅的设计，令这件大衣在这家小小的洗衣店中，宛如一朵出尘的莲花常开不败。

可是，取衣的日期早就过了，这件衣服一直无人来取。

每当林桦的目光投向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便不由自主地幻想这件衣服的主人会是一个怎样的女子。只有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的女子才配得上这件似雪白衣吧。

林桦查看过这件衣服的洗衣记录，衣服牌子便只有一个“雪”字。衣主的姓名栏里填着“吴云”二字，联系电话是一个手机号码。衣主是送衣时便已经付了费的——这样纯白的衣物必须单独清洗，所以收费便比普通衣物高出许多来。

林桦再次翻出这件“雪衣”的洗衣记录时，时间是午后。这个时候没有顾客来，透过被自己擦得一尘不染的玻璃门向外看，外面的天气并不好，街道上光秃秃的树木无声地晃动着，与开着暖气的洗衣店是两个世界。

林桦忽然想起，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雪。这会是这个冬天第二场雪了。想到雪，林桦又忍不住抬头朝那件雪衣看去。她想，若是在被白雪覆盖的天地之间，着一袭白衣款款而行，该会是一幕怎样动人的场景呢？前提是，穿衣的女子身材要纤细优雅，面容要恬静秀丽。

想到这里，林桦终于决定拨通衣主留下来的手机号码了。错过这场雪，再穿这件衣服会有遗憾的。而衣主来取衣时，自己就可以一睹她的风采了。

这个时候，距离送衣的日子，已经有整整二十天了。

对方手机设定的彩铃恰是范晓萱的《雪人》：“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拼出你我的缘分。我的爱因你而生，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……”

这几句歌词唱到第二遍的时候，电话才接通。

“你好。”出乎林桦的意料，居然是男人的声音。

“您好先生，我是绿水洗衣店。请问吴云女士在吗？”林桦用尽量柔美的嗓音问道。

男人沉默了片刻才答：“她不在。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的。吴云女士在我们店里洗了一件衣服，但很久了都没有来取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男人就打断了：“你是来要洗衣费的吧。你说个地址，



我去交。”

林桦慌忙解释道：“先生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这件衣服的洗衣费在送衣的时候就已经付过了。我是想提醒一下，请她及时来取衣服。也许是她忙，忘了这件事吧。”

男人又是沉默片刻，原本冷淡的嗓音更是黯淡了许多：“谢谢你，已经不用了。吴云，她，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

林桦在瞬间完全呆住，嘴巴张成O型，话也卡在了喉间。

不在人世了！雪衣的主人，林桦想象了多少遍的女子，她居然已经死了！

男人又说：“既然洗衣费已经付过了，就麻烦你们将衣服扔掉、烧掉，反正处理掉就是了。我不想再看到她的东西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林桦心绪混乱地应了一声，对方说了句“谢谢”就挂断了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洗衣店的老板莫先来了。莫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由于保养得好，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。

莫先四处查看着店里的情况。两位洗衣工在后面的工作间里忙碌地洗烫衣物，而林桦一个人坐在收衣的柜台后面出神。

莫先看了一眼林桦，心里不满嘴上还是随意地说：“小林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看起来脸色这么差。”

林桦看了看老板说：“经理，那件白色大衣的衣主，她死了。”

莫先微微惊骇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林桦就将刚才的电话叙述了一遍。

莫先听了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你是说，衣主的名字叫吴云？”

“是的。”林桦紧张地看着老板。

莫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不久之后取来一张本地的报纸。他将报纸交给林桦，林桦疑惑地接过来，眼光在版面上匆匆浏览了一遍之后，落在一则简短的新闻上：

### 平安之夜并非平安，网吧少女夜归身亡

圣诞前夜，当市民们都沉浸在平安夜的欢乐气氛中时，零点网吧一名少女上网至凌晨时分才从网吧出来，走到家门口附近时，遇到歹徒洗劫，被勒颈至死。

被害少女名叫吴云，十九岁。目前凶手还未找到。警方在此告诫沉迷于网络的单身少女，夜间要早归，以免被歹徒尾随伤害。

林桦读完新闻，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是哪里呢？她的视线忽然定格在洗衣记录里。

送衣日期一栏，清楚地写着“12月25日”！

林桦清楚地记着这个日期，不仅因为衣主长时期未来取衣物，还因为这一天恰好是圣诞节。

所以，那个叫吴云的女子，她是在平安夜凌晨被害，又在第二天圣诞节将那件雪衣送来的！

难道是鬼魂？林桦经常读一些网络上的鬼故事，里面无非就是说一些人死后还会做很多事情。

林桦想到这里时，面色苍白，就似那件雪衣。

莫先了解到这一点时，沉吟了片刻说：“事情也许并不是这样的。第一，也许吴云是重名，也不排除报纸使用化名的可能性。那个接电话的男人并没有告诉你吴云是怎么死的是吗？所以重名是有可能的，只是巧合而已。

“第二，退一步说，此吴云正是彼吴云，这件衣服也是她的。我们是在吴云被害第二天收到这件衣服的。这就有可能是凶手送来的！”

林桦听到这里不住地摇头：“这不可能的！难道凶手疯了？一般凶手在杀人之后，都是千方百计将死者的衣物毁掉的，这个凶手怎么可能这么傻，反而将死者的衣服送到洗衣店里来？送来也就罢了，还将死者的资料留给洗衣店？再说，凶手对死者的情况还这么了解？”

莫先接过话来：“这就说明，凶手是死者的熟人。那个吴云不是喜欢上网吗？凶手很有可能是她的网友。这更能说明为什么凶手会在网吧尾随猎物。”

林桦虽然觉得莫先的话有一定道理，却还是觉得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。她望着架子上的那件雪衣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：“我们只要搞清楚是谁将这件衣服送来的就行了。可惜圣诞节那天，我还没有来这里上班。”

在林桦之前，是另一个店员小乐负责前台接待工作的。

莫先冲林桦点点头，有赞赏的意思。然后他去拨小乐的手机，片刻，眉头皱起：“她的手机已经停机了。她辞了职就回家乡阳城了。我们联系不上她了。”

## 【2】

林桦第二天再来洗衣店上班的时候，那件雪白的羊绒大衣已经不见了。

她微微叹了口气，有些无精打采地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昨天，当莫先联系不上小乐的时候，他让林桦再去拨吴云的手机，而那个手机已经关机了。

“要报警吗？”林桦问老板。

莫先急忙摇头：“不能报警。否则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下去？”

然后他转头看着衣架上的雪衣，又说：“死人的东西挂在这里不吉利。我今天走的时候带走，找个地方挖个坑埋了吧。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可以晚一会儿来，先去花卉市场买两只花篮过来，冲冲晦气。”

小小的洗衣店里放了两只花篮，更添了冬日里难得的暖意。只是少了那件雪衣，林桦觉得这里似乎少了很多东西。老板来的时候，她很想问问他昨天把那件雪衣埋到哪里了。但她知道这件事不该问，强将问话闷在肚子里。

她只是想：可惜了那件衣服了。

许多天过去了，直到两只篮子里的花枯萎凋谢，林桦将它们丢进垃圾筒里的时候，才觉得这件事应该告一段落了。

可是，当她走回店里时，发现柜台前站着一个男人。男人手里捏着一张票据，一看便是来取衣服的。

她礼貌地对男人说“先生您好”，然后接过男人手里的票据。

却是猛地呆住——那张票据上“衣主”一栏里，赫然写着“吴云”两个字！而“物衣”一栏里，写着“雪牌羊绒长大衣一件，有腰带”！

林桦惊愕地看着对面的男人。那个男人还很年轻，看样子不过二十五六岁。他长得很英俊，身材挺拔，只是一双眼睛有意无意躲闪着林桦的目光。

林桦回过神来，问道：“请问您是吴云女士的什么人？”

男人的眼神这才锁定林桦，有些不满地说：“这跟我取衣服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应该凭票取衣，而不是凭人取衣。”

林桦在知道男人是来取那件雪衣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便是这个男人就是那天接电话的人。他可能是吴云的男朋友或者家人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他可能是回心转意了，打算来取走那件衣服。

可是，当她听到男人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人并不是那天接她电话的人。那天接电话的人带有一些南方口音。而面前的这个人，则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。

林桦觉得头大了几圈，凭票取衣，那件雪衣已经被老板“处理”掉了，她怎么能拿得出来？

正当她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老板来了。林桦如遇救星，但神情举动还是很镇定。她冲老板微微扬了扬手中的票据，莫先有些纳闷地走过来，接住，然后面色一变。

莫先没有立即开口，只是很仔细地研究着那张票据，然后冲他的男顾客微微一笑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这张票据是伪造的。它不是本店的取衣凭证，因此我不能把衣服给你。”

那个男人一愣，立即说：“不可能的！怎么会是假的呢？”

莫先看似胸有成竹地翻开柜台上那本用了一半的票据，将男人拿来的票据放在旁边作为对比：“您看，纸质，印刷的版式虽然很像，但仔细看，不难看出差异来。还有，”他将那张票据翻过来，“你看后面盖有的洗衣店公章，以及我的私人印章，也是伪造的，跟原版有一定的差异。”

男人的脸几乎贴在了票据本上。片刻，他抬起脸，面色苍白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大概是我弄错了……”然后他一把抓起那张票据，向门外走去。

林桦惊异地望着老板，莫先却是长舒了口气，像是卸下了一个包袱。然后他冲林桦狡黠一笑：“他的票其实是真的。”

林桦更吃惊了：“你是拿不出他要取的衣物，所以竟然用这种方式糊弄他？而他居然真的相信了？”

莫先乐了：“这便是典型的‘做贼心虚’，是他心里有鬼罢了。哈哈……”

林桦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，只是觉得心中极度不安。这个男人的言行太诡秘了！难道他会与那起凶案有关？或者说，他就是凶手吗？

想到这里，林桦心中一寒。

莫先却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心，他不会再来的。”

林桦忽然问了那句早就想问的话：“经理，你把那件衣服埋掉了  
吗？”

莫先微微一愣，既而轻松一笑：“当然是埋掉了。”

林桦下班出门的时候，天色早已漆黑，阴冷的风裹着细小的雪粒  
扑面而来，林桦不由缩了缩脖子。这场雪，居然迟到了十天。

她拐了个弯，走到公交站台边等最后一班车。每天她都是这个时  
间才下班，而且没有节假日，每个月才有一天的休息时间。那个老板  
真够狠的，但她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，只能如此。

远远望见汽车驶过来，她掏出车卡的时候，只觉得身边有一个白  
影一闪而过。

她下意识回头，看到一个女子的背影正在远离她。女子的背影秀  
丽婀娜，穿着一件及膝的白色羊绒大衣，脚下是一双深色的长筒皮靴。  
女子的腰很细，被一根白色的腰带束住，走路的时候，那腰肢便更柔  
软了几分。

林桦的眼睛被那件白色的羊绒大衣勾住了，竟鬼使神差地迈动脚  
步，跟在那个女子后面。

### 【3】

林桦跟着白衣女子走了一段路，又拐了一个弯。第一次跟踪一个

人，林桦有些心虚，好在白衣女子专心走着自己的路，并没有回过头看。

即使回头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街上的人这么多，有谁会认为自己在跟踪这个女子呢？包括女子自己也不会怀疑的。然而林桦的心跳却越来越快了，因为她觉得女子身上的白色羊绒大衣有着无法抵抗的魔力。

怎么会呢？那件雪衣已经被老板埋掉了啊！自己一定是被那件死人的衣服下了咒语吧，才会这样莫名其妙跟踪一个穿着类似衣服的女子。

雪渐渐大起来了。高大的路灯将清辉洒向地面，那片片雪花在灯光里飞扬闪烁，如梦似幻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窈窕女子忽然回眸一笑，一定宛若仙子吧。——如果她的容貌也像她的背影一样美丽的话。

林桦正胡思乱想之际，却见白衣女子在一家西餐馆门前停下了脚步。林桦看着她走进西餐馆，犹豫了片刻也推门而入。

餐馆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犹如顷刻间由冬天迈进春天，让林桦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。

迎宾员微笑着上前招呼：“您好，请问几位？”

林桦看了一眼迎宾员，目光仍然盯住白衣女子，嘴里答道：“就我自己。”

迎宾员带林桦在靠窗的一张双人桌前坐下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白衣女子已经在与林桦隔着一张桌子的地方坐下。她仍然背对着林桦，那件白衣的羊绒大衣已经挂在了旁边的衣架上。女子穿着一件黑色长款



毛衣，长长的头发卷曲着披散下来。

女子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。看样子那个男人应该比他们先到，提前坐在那里等白衣女子了。

林桦向服务员要了一份黑胡椒牛排套餐。这间西餐厅虽然装修雅致，走的却是平民路线，对钱包不富裕的林桦只算小小的奢侈。只是，如果今天不是因为莫名其妙地跟踪一个女子，而是对面也像那个女子一样坐着一位帅哥的话，心情就会好得多了。至少，用不着自己掏钱包了。

白衣女子对面的男人的确很帅。是那种体形稳健、面色黝黑的帅。他的头发很短，根根竖起，眼睛黑而亮。

因为看不到白衣女子的脸，林桦就有意无意多看了黑帅哥几眼。她总觉得那个男人有莫名的熟悉感，可是，她能保证在此之前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见到过他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林桦忽然想起今天去洗衣店取那件雪衣的男人。那个男人也很英俊，却是另一种风格的英俊。

哪个男人更对自己的胃口呢？林桦正花痴着，冒着热气的牛排端上来了。林桦拿起刀叉，一边切割牛肉一边忍不住又看过去，浑然不知美食和美男哪个更有诱惑力。

美男低下头对对着自己的美食，于是林桦的目光落在他们旁边衣架上挂着的那件羊绒大衣上面。

越看越觉得就是那件挂在洗衣店的雪衣！从质地和款式来看极为相似。只是隔着一段距离，林桦并不能认定两件衣服完全相同。